

译注

杨柳桥
撰

庄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

译注

杨柳桥 撰

庄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庄子译注/杨柳桥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8

(国学经典译注丛书)

ISBN 978 - 7 - 5325 - 6397 - 5

I. ①庄… II. ①杨… III. ①道家 ②庄子—译文③庄
子—注释 IV. ①B223.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7111 号

国学经典译注丛书

庄子译注

杨柳桥 撰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2.75 插页 2 字数 317,000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300

ISBN 978 - 7 - 5325 - 6397 - 5

K · 1559 定价: 3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庄子“三言”试论(代序)

《庄子》这部古典文献的出现,它明显而突出地标志着:在我国战国时代,我们祖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庄子,他不但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方面,他都给予了我国历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响。在哲学思想方面,它无疑地是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而在文学语言方面,它却起了无可比拟的积极作用。他的文学造诣是可以同当代屈原的“骚赋”分庭抗礼的。明末金圣叹把《庄子》和《离骚》列为我国“才子书”的前茅,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夸大的嫌疑的。

现在的《庄子》通行本,共有三十三篇,分为“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乃是晋代郭象的注释本。根据《汉书·艺文志》,《庄子》原为五十二篇,比现代的通行本多十九篇;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为这就是晋代司马彪和孟氏(孟康?)的注释本,分为“内篇”七篇,“外篇”二十八篇,“杂篇”十四篇,“解说”三篇。这种本子比较完备,可惜早已亡佚了。陆德明又说:“庄子……依老氏之旨,著书十余万言。……后人增足,渐失其真。故郭子玄(象)云:‘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著《阙变》、《意脩》之言,《卮言》、《游凫》、《子胥》之篇,诸凡杂巧,十有其三。’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似《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内篇’众家并同,自外或有‘外’而无‘杂’。”各家的本子,除了“内篇”都是七篇而外,“外”、“杂”两篇的区分和篇数,都不一致。据《经典释文》所录,崔譔本为二十七篇,没有“杂篇”;向秀本为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也没有“杂篇”;李颐本为三十篇(一作三十五篇),并没有标出“内”、“外”、“杂”的细目,大概是没有这种区分的。并且,《经典释文》在《齐物论》篇“夫道未始有封”句下,引有崔譔的话:“《齐物》七章,此连上章,班固说在‘外篇’。”由此看来,历来《庄子》的“内”、“外”、“杂”这种篇目的划分,原本是没有严格界限的,而且是“注者以意去取”、“后人增足,渐失其

真”，因而它的变动是非常之大的。

根据以上的情形，历来一般只承认《庄子》的“内篇”是出自庄子的手笔，而“外篇”和“杂篇”完全出自庄子后徒和后人的伪托的传统说法，也是存在着问题的。不过，比较说来，“内篇”七篇比“外”、“杂”两篇可靠性强，而“外”、“杂”两篇极为驳杂，不但夹杂了为数很大的庄子后徒的作品，而且还夹杂了一些别家文章（如《说剑》篇），倒是事实。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刘歆可能改窜过）今本《庄子》的《胠箧》篇在“外篇”，《渔父》、《盗跖》两篇在“杂篇”，司马迁（刘歆？）不但对这几篇没有表示怀疑，而且还颠倒了“外”、“杂”篇目的顺序；大概他所见到的本子是没有“内”、“外”、“杂”这种篇目的区分的。并且，今本《庄子》的《渔父》、《胠箧》两篇都是孤立的两章，而《盗跖》一篇却附有“子张问于满苟得”、“无足问于知和”两章；在司马迁（刘歆？）所见的本子中，可能是没有的，因为这两章都没有“诋訾孔子之徒”的内容。从这些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出，今本《庄子》的“内”、“外”、“杂”等篇目的区分以及每篇的章数，都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面目。

我们试以“内篇”的《养生主》一篇为例：“公文轩见右师而惊”一章，很和《德充符》篇各章的主题相同；“老聃死，秦佚吊之”章，却和“养生”的主题不伦不类；而最后“指穷于为薪”一章，它和本篇的主题并没有任何有机联系（历来注释家对这章的申说都是相当牵强的）。我认为它不像庄子的言论，倒有几分像《天下》篇中惠施学说部分的错简。

又如，“外篇”中《秋水》篇的“秋水”这一大章、“杂篇”中《庚桑楚》的“庚桑楚”这一大章，都和庄子的思想和笔调非常接近，并不像是伪托之作。

再有，在《庄子》各篇中，还有这一章和那一章内容大体相同，与《墨子》各篇有很多互相雷同的章节现象相仿佛。例如，《齐物论》篇中的“罔两问景”一章，和《寓言》篇中的“众罔两问乎景”一章内容基本相同，只是详略各异；《徐无鬼》篇中“徐无鬼因女商见魏武侯”和“徐无鬼见武侯”两章，会见的情况相同，而问答的内容却不一致；《让王》篇也有“尧以天下……让于子州支父”和“尧让天下于子州支伯”两章，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从这些现象里，我们也不难看出《庄子》原书已经掺杂了庄子后徒的传闻异说，或经过了整理《庄子》的后学的厘定和改窜。

由此可见，我们在探讨《庄子》的具体内容的时候，是不应该拘守从前所谓“内”、“外”、“杂”这种篇目的界限的。但是，应当以“内篇”七篇、特别是

《逍遥游》和《齐物论》这两篇为主,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历来很少有人对它们怀疑过。

历来有很多人认为“杂篇”中的《天下》一篇是《庄子》的自序,这种说法,我认为不能成立的。因为,第一,《天下》篇的作者,是把“邹鲁之士、搢绅先生”修订的“五经”看作是可以“见天下之纯、古人之大体”的正统学派,而把“百家之学”看作是“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往而不返”、“道术将为天下裂”的“不该不遍”的流派;第二,他对于庄子学说的评价,是完全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来论述的。不过,《天下》篇这篇文章,的确是我国战国末期或秦汉之际的一篇有关研究先秦诸子百家中主要学派的极为重要的资料。在这篇文章里,它不但给我们保存了我国久已散佚的各家学派的昆山片玉,而且为我们遗留下了我国各家学派的原始评价。

我们还是只谈《庄子》吧。《天下》篇对于庄子道术的评介,是这样说的:

寂寞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倦,不以觴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瓌玮,而连犴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淑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调适而上遂者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在这一段短筒的评介中,它对《庄子》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都作了深刻的揭露。庄子是通过它的“三言”——“卮言”、“重言”、“寓言”——的语言形式来表达他的思想内容的。它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三言”,全都和本书《寓言》篇中第一章的说法完全是一致的。

根据这种情况,《天下》篇的作者应该是袭取了《寓言》篇的说法,而不是相反。《天下》篇并不是《庄子》的自序,我们如果把《寓言》篇的第一章看作是《庄子》的自序(王闿运就是这样说),倒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在《寓言》篇第一章里所论述的仅限于《庄子》,而且所揭示的《庄子》思想内容,也较《天下》篇深切、详尽、具体得多。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寓言》篇第一章就是

出自庄子的手笔,很有可能它是整理庄子学说的庄子后徒所作的。

《寓言》篇第一章,我认为它应该是庄子的嫡派学者揭示《庄子》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的第一篇著作,同时也是为我们配备好了的探索《庄子》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的唯一的一把钥匙。我们要想探讨《庄子》中的一切问题,应该首先从《寓言》篇第一章以及《天下》篇有关评介庄子学说的部分入手。它们已经给我们指示出了一条尚论古人不偏不倚的捷径。

让我们再玩味一下《寓言》篇第一章的全文吧: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

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庄子的嫡派学者用“三言”——“寓言”、“重言”、“卮言”——的形式来划分《庄子》的文学语言,实际上也就把《庄子》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揭示得概括无遗了。

什么叫作“寓言”?凡是出自虚构、别有寄托的语言,无论是禽言兽语,无论是离奇故事,无论是素不相及的历史人物海阔天空的对话,都属于“寓言”之列。什么叫作“重言”?凡是重复——也就是援引或摘录——前贤或古人的谈话或言论,都属于“重言”之列。什么叫作“卮言”?“卮言”就是“支言”,就是支离诡诞、不顾定理、强违世俗、故耸听闻的语言。

在《庄子》全书里面,这“三言”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浑然一体的。在

每一篇里,有的某一章就是“寓言”,某一章就是“重言”,某一章就是“卮言”;在每一章里,有的某一节就是“寓言”,某一节就是“重言”,某一节就是“卮言”;也有的某一章在文字形式上是“寓言”或“重言”,而在思想内容上却是“卮言”。例如,《逍遥游》篇,“北冥有鱼”一章,从整体上看,它属于“寓言”形式;而其中所援引的《齐谐》之言和夏革回答殷汤的话,就属于“重言”,同时也是“寓言”;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个结论,便是“卮言”。又如,《齐物论》篇中“罔两问景”一章,《应帝王》篇最末“南海之帝”一章,它们只是“寓言”;《则阳》篇中“容成子曰”以下八个字短短的一章,它只是“重言”;又如,《知北游》、《庚桑楚》、《徐无鬼》等篇后面的零金碎玉、佶屈聱牙的短章,大概也都属于“重言”之类;而《齐物论》篇“大知闲闲”以后至“此之谓葆光”以前几章,都是“卮言”。又如,《应帝王》篇“天根问于无名人”一章,《秋水》篇河伯和北海若问答一章,《知北游》篇知问于无为谓、狂屈、黄帝一章,在文字形式上都是“寓言”,而在思想内容上乃是“卮言”。又如,《逍遥游》篇中“尧让天下于许由”、“肩吾问于连叔”两章,在文字形式上都属于“重言”,而同时也是“寓言”。

由此可见,《庄子》全书,“寓言”是它文章的基本形式,“卮言”是它思想学说的具体内容,而“重言”乃是它借以申明它的思想学说的一些往古佐证。所以《天下》篇说:“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寓言》篇把“寓言”放在第一位,它是从《庄子》文章的主要形式说起的;而《天下》篇把“卮言”放在第一位,它是从《庄子》思想的具体内容说起的;两者各有所属,并没有任何矛盾。那么,《庄子》的思想学说,主要的是表现在它的“卮言”和“寓言”两种形式里面,它主要的是通过“寓言”的文章形式来表达它的“卮言”的思想内容的。“卮言”和“寓言”是统一的,而“重言”又是统一在“寓言”和“卮言”之中的。“卮言”和“寓言”,也就是《天下》篇所谓“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可见,在《庄子》全书中,“寓言”的文章形式占着绝大的比重,用来表达它的“卮言”形式的思想内容;而借重于别人的话来佐证自己的见解的“重言”,占的比重是比较少的。所以《寓言》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庄子表达“卮言”的思想学说基本内容的,集中在“内篇”最前的《逍遥游》、《齐物论》这两篇里面。这最前的两篇,可以说是庄子学说的代表作。其他各篇都是围绕着这两篇的主题思想来发挥的。《逍遥游》这一篇是表达他的人生哲学“无为”主义的,《齐物论》这一篇是表达他的天道观(宇宙观)和

认识论“天倪”说或“天钧(均)”说的。所以,《寓言》篇在评介庄子思想学说的时候,不但把《齐物论》篇中“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这几句话作了必要的、简括的解释,而且还扼要地摘录了这篇中“可乎可,不可乎不可。……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这些话;而《天下》篇的评介,除了具有《齐物论》的观点(“寂寞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而外,还具有《逍遥游》的内容(“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所以,历来很多研究《庄子》的学者,都把《逍遥游》和《齐物论》这两篇看得非常重要,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时人尚游说,庄生独高尚其事,优游自得,依老氏之旨,著书十余万言,以逍遥、自然、无为、齐物而已。”他正是接受了《寓言》和《天下》两篇关于《庄子》的评介而这样说的。近人李泰棻先生在《庄子研究》里,不但把这两篇看得非常重要,而且认为它们是具有有机的联系的。他说:“逍遥自在,归本于无为(《天运》篇云:“逍遥,无为也。”)”;因应无方,归本于齐物。然又必须深悟齐物,始能彻底无为;也必须作到无为,始能真正齐物。而齐物重思想,无为重实践,又皆归本于自然,都是为‘道’服务的。这是庄子‘内圣外王’的理论体系。”他这种说法,我认为是捉住了庄子学说的本质的。

一般都承认,庄子的思想学说是从老子的思想学说发展起来的,无疑地是完全正确的。老子谈“道”和“天道”,庄子也谈“道”和“天道”;老子谈“无为”,庄子也谈“无为”。不过,庄子把“天道”发展为“天倪”或“天钧(均)”说,并且把老子的“无为”的下半截“而无不为”予以抛除,这就和老子的本旨大不相同了。

庄子在《齐物论》篇中所提出的“天倪”或“天钧(均)”说,便是他思想学说的精髓所在。这是老子“天道”说的转变与升华。《齐物论》的论点认为,天地之间,无所谓彼此、是非等等的对立现象,人的语言是根本又不能够表达天地之间变幻无穷的种种现象的。它说:“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根据《寓言》篇的解释,“天钧(天均)”和“天倪”,涵义完全相同。(“天倪”,班固作“天研”。“研”也写作“硯”,《说文》“研”训“礪”,就是“碾磨”的“磨”。“均”或“钧”,就是制作陶器所用的转轮。“倪”和“均”或“钧”,都是比喻旋转循环的。)它是表明万物以不同的形态向前进展,终始相续,轮转不已,人是不可能摸索出它们的真实情况的。因而,天地之间的彼此、是非以及其他一切对立现象,用人的语言(化声)是不可能把

它们划分清楚的。人只要休止在“天钧(均)”或“天倪”的境界,把这些彼此、是非等等的对立现象,都看作是浑然一体(和)的,是模棱两可(“两行”)的,就可以一生受用不尽了。它又说:“是(此)亦彼也,彼亦是(此)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此)乎哉?果且无彼是(此)乎哉?彼是(此)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也,非亦一无穷也。”“天倪”或“天钧”,意思本是指的“循环的天道”。“彼是(此)莫得其偶”的“道枢”,也就是“天倪”或“天钧”的中枢。“道枢”站在这个“天倪”或“天钧”的圆环的中心环中”,就可以运转自如地应付天地之间变幻无穷的现实事物。人如果站在这个“天倪”或“天钧”的圆环的中心,来观察天地之间的一切事物,这些事物只是往复循环,转瞬即逝,忽忽悠悠,永无固定,还有什么谁彼谁此、谁是谁非之可言呢?他这种“天倪”说或“天钧”说,是不折不扣的循环论,是属于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的。他这种抹杀真理、不分彼此是非的“两行”主义,是地地道道的相对主义,是属于不可知论的,是属于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的。较之老子,可以说它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庄子在《逍遥游》篇中曾经提出了“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将磅礴(混同)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的理想人生,并且他要惠施把“无用”的“大树”“树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这便是他全篇主旨之所在。所以本书《天运》篇说:“古之至人,假道乎仁,托宿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之采真之游。”在这里,他们明明确确地把“逍遥”解释为“无为”,把“逍遥游”解释为“采真之游”。《大宗师》篇也说:“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反复终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尘埃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本)。”《应帝王》篇也说:“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这都是有关《逍遥游》篇思想内容的恰当注脚。《庄子》的“无为”主义,也可以叫作“逍遥”主义,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超世”思想,这是一种消极的“无为”主义。它是和老子的积极的“无为”主义既有血缘的关系,又有本质的区分。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具有足够的认识。

庄子这种“无为”主义和“两行”主义,我们可以充分看出他是代表着战国时期一种没落士大夫阶级的陈腐思想的。庄子这种陈腐思想,是由于他在当时不敢正视阶级斗争和逃避社会现实而产生的。这是他精通世故、练达人情的思想的“结晶”。有人说,《人间世》篇的思想,和庄子的思想不相称,因而怀

疑这篇不是庄子的著作,这是一种错觉。其实,正是由于庄子悟解到了“人间世”中这些迂曲、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他才臆想出了一种“逍遥”世外的消极思想。我们试读一下《山木》篇“庄周游乎雕陵之樊”这一章,他对于蝉、螳螂、异鹊的“相累”关系以及虞人对他的疑辱这些生活现象,观察得是多么精微而深刻啊!

在这里,我还顺便明确一个问题。“外篇”中《天道》篇也谈到了“无为”,它说:“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这不但不同于庄子的“逍遥”主义的“无为”,而且也不同于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无为”,乃是儒家所谓大舜“恭己正南面”的“无为而治”的“无为”(《论语·卫灵公》)。从这些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庄子》书中,确乎是掺杂上了一些鱼目混珠的伪托之作。

谈到《庄子》这部古典文献的文学语言问题,它不愧为我国文学史上有关散文典范的一部承先启后的杰出作品:它的词汇是丰富多彩的,它的声调是铿锵动听的,它的气势是奔放豪迈的,它的结构是起伏不平的。《天下》篇所谓“其书虽瓌玮,而连犷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淑诡可观”,正是指着它的文学语言的艺术性而言的。《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也说庄子“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也是称说他的文辞藻丽、气势昂扬的。后世古文家如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的文章都受到了庄子的影响,就用不着在这里饶舌了。

总的说来,我们在探讨《庄子》这部古典文献的时候,应该循着“以庄解庄”的路线,应该打破从前所谓“内”、“外”、“杂”等篇目的界限,依据它本身所揭示的“三言”表现形式,进行具体分析。《逍遥游》、《齐物论》两篇是它的代表作。它主要的思想学说是所谓“天倪”说或“天钧”说。它的文学语言的艺术性是有高深造诣的。

一九六一年,四月,初稿;

一九六二年,四月,修订;

一九七九年,一月,整理。

目 录

庄子“三言”试论(代序)	1
--------------------	---

内 篇

一、逍遥游(五章)	1
二、齐物论(十三章)	9
三、养生主(六章)	27
四、人间世(八章)	31
五、德充符(六章)	45
六、大宗师(九章)	55
七、应帝王(七章)	71

外 篇

一、骈拇(一章)	78
二、马蹄(一章)	83
三、胠箠(一章)	86
四、在宥(七章)	92
五、天地(十六章)	103
六、天道(七章)	120
七、天运(八章)	132
八、刻意(一章)	145
九、缮性(一章)	148
十、秋水(七章)	151
十一、至乐(七章)	164

十二、达生(十四章)	172
十三、山木(九章)	185
十四、田子方(十一章)	196
十五、知北游(十二章)	208

杂 篇

一、庚桑楚(十九章)	222
二、徐无鬼(十八章)	237
三、则阳(十四章)	257
四、外物(十七章)	272
五、寓言(七章)	283
六、让王(十八章)	290
七、盗跖(三章)	306
八、说剑(一章)	319
九、渔父(一章)	324
十、列御寇(二十一章)	331
十一、天下(七章)	342

内篇

一、逍 遥 游(五章)

北冥^①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②;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③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④。是鸟也,海运^⑤,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⑥。

《齐谐》者^⑦,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⑧,去以六月息^⑨者也。”

野马也,尘埃也^⑩,生物之以息相吹也^⑪。天之苍苍,其^⑫正色邪?其远而无所^⑬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⑭已矣。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⑮之上,则芥^⑯为之舟;置杯焉,则胶^⑰;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⑱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⑲,背负青天,莫之夭阏^⑳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蜩与学鸠^㉑笑之曰:“我决起^㉒而飞,枪榆枋^㉓,时则不至,而控^㉔于地而已矣。奚以之^㉕九万里而南为?”

适莽苍^㉖者,三飡^㉗而反,腹犹果然^㉘;适百里者,宿^㉙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㉚二虫,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奚以知其然^㉛也?

朝菌不知晦朔^㉜,惠蛄不知春秋^㉝: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㉞;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㉟。众人匹^㊱之,不亦悲乎?

汤之问棘^㊲也,是已:穷发之北^㊳,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㊴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

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④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⑤适南冥也。斥鴳^⑥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⑦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

——此亦小大之辩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⑧徵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⑨犹然^⑩笑之。

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⑪，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⑫也。虽然，犹有未树^⑬也。

夫列子御风而行^⑭，泠然善也^⑮，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⑯，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⑰。

【注释】

- ①冥，谓南、北极也。去日月远，故以冥为名也。 ②鯤、鹏，乃庄子借大鱼、神鸟以寄意，非实物也。 ③怒，鼓怒羽翼。 ④垂，犹边也；其大如天一面云也。 ⑤海运，谓海水震荡也。 ⑥海，天池也。盖言海水浩大，上与天接也。 ⑦《齐谐》，书名也，齐国有此俳谐之书也。 ⑧抟，飞而上也。上行风谓之扶摇。 ⑨大鸟一去，半岁，至天池而息。《太平御览》九四四引此“息”上有“一”字。李白《大鹏赋》：“然后六月一息。” ⑩野马，天地间气如野马驰也。尘埃，天地间气蓊郁似尘埃扬也。 ⑪天地之间，生物气息，更相吹动，以举于鹏者也。 ⑫其，犹岂也。 ⑬所，犹可也。 ⑭则，犹而也。 ⑮坳，污陷也；谓堂庭坳陷之地也。 ⑯芥，小草也。 ⑰胶，黏也。 ⑱斯，犹乃也。 ⑲培风，谓积蓄风势。承上文“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而言。 ⑳夭，折也。阏，止也。 ㉑蜩，寒蝉也。学鸠，小鸠也。 ㉒决，疾貌。 ㉓枪，突也。枋，檀木也。 ㉔控，投也。 ㉕奚，何也。之，适也。 ㉖莽苍，近郊之色也。 ㉗飡，为“餐”之或体。 ㉘果然，饱貌。 ㉙宿，读为“夙”。 ㉚之，犹此也。 ㉛然，如此也。 ㉜月终谓之晦，月旦谓之朔。 ㉝惠姑，寒蝉也，一名蜩螗，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惠，本亦作“螗”。 ㉞冥灵，木名也，江南生，以叶生为春，叶落为秋。大椿，木槿也，以万六千岁为一年，一名薜椿。冥灵、大椿，皆假托之词，与鯤、鹏同意，并非实有其物。 ㉟彭祖，名铿，尧臣，封于彭城，历虞、夏至商，年七百岁，故以久寿见闻。久，寿也。

特，独也。 ③⑥匹，比匹。 ③⑦棘，汤时贤人。 ③⑧发，犹毛也。穷发，北极之下、无毛之地也。 ③⑨修，长也。 ④⑩风曲上行，若羊角。 ④⑪且，将也。 ④⑫斥，小泽也。 ④⑬八尺曰仞。 ④⑭而，当读为“能”。能、而，古声音近，通用也。“官”，“乡”、“君”、“国”相对，“知”、“仁”、“德”、“能”亦相对。 ④⑮宋荣子，即宋钐，宋之贤人也。 ④⑯犹然，笑貌。 ④⑰沮，怨也。 ④⑱数数，迫切意也。 ④⑲树，立也。 ④⑳列子，郑人，名御寇，得风仙，乘风而行。与郑穆公同时。 ⑤⑰泠然，轻妙之貌。 ⑤⑱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也。辩，变也。 ⑤⑳至，言其体；神，言其用；圣，言其名；其实一也。诣于灵极，故谓之至；阴阳不测，故谓之神；正名百物，故谓之圣也。

【译文】

北极有一条大鱼，它的名字叫作鲲；这条鲲鱼大得不知道究竟有几千里长；它变作了一只大鸟，名字叫作鹏。这只鹏鸟的脊背，也不知道究竟有几千里长；它展开翅膀，鼓足气力，向高处飞去，翅膀的幅员，好像天边的云朵。这只大鸟，大海一荡动，便是它要向南极迁移的信号。——南极，乃是通天的渊池。

《齐谐》，是一部记述奇异故事的书。这部书说：“鹏鸟将要迁往南极的时候，海水被它的翅膀扇动得三千里以内都震荡起来，卷起暴风，直冲到高空九万里以外；这一去就得经历六个月的时间才得到休息。”

天地间的游气啊，飞尘啊，都是由于生物的气息相互吹动而掀起的。天空中那种青幽幽的景象，难道就是它真正的颜色吗？难道是由于它和人距离太远而不能穷究它的尽头吗？它（鹏鸟）如果是从高空往下看，也不过是和这个一样罢了。

况且，水如果积蓄得不厚实，这就没有力量背负起大船来；——譬如，把一杯水倒在堂道洼陷的地方，就可以把草儿当作船在上面行驶；如果放上一个杯子，就会胶着在地面上；这是由于水浅而船大的关系。——风如果积蓄得不厚实，它就没有力量背负起大翅膀来。所以，鹏鸟飞到九万里以上，那风就落在它翅膀的下面了；然后它这才积蓄起风势，背负着青天，什么也就伤害不着它，阻挡不着它了；然后它这才打算向南极飞去。

蝉儿和斑鸠就嘲笑这只鹏鸟说：“我们很快地起飞，就可以超过高大的树林，有时飞不到那么高，就只好投到地面来休息休息。又何必高高地升腾到九万里以上这才向南飞去呢？”

到野外郊游的人，在路上吃三顿饭，回来，肚子还是饱饱的；到百里以外去的人，老早就得捣米作准备；到千里以外去的人，就得积聚三个月的粮。〔走得越远，积聚的粮就得越多；飞得越高，积聚的风就得越厚实。〕这两个小动物，它们又知道

什么呢？——见识小的不如见识大的知道得多，年龄小的不如年龄大的经历的多。

为什么知道是这样的呢？

朝蛸不知道三十、初一，寒蝉不知道春季、秋季，这都是由于它们寿命太短的缘故。在楚国的南方，有一棵冥灵树，它把五百年当作一次春季，把五百年当作一次秋季；在上古时代，有一棵大椿树，它把八千年当作一次春季，把八千年当作一次秋季；而彭祖独独以长寿的声名流传后世。一般的人如果和他来比寿命，不也太可怜了吗？

殷汤问过夏棘，夏棘是这样说的：北方不毛之地以北，有一片迷迷茫茫的大海，乃是通天的渊池；那里有一条大鱼，它的宽度有好几千里，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有多长，它的名字叫作鲲。还有一只大鸟，它的名字叫作鹏；它的脊背好像泰山那么高，它的翅膀好像天边的云朵那么大，卷起狂暴的旋风，直冲到高空九万里以外；它超过了云气，背负着青天，然后打算向南飞，准备到南极去。池塘边上的鸚雀就嘲笑它说：“它究竟要往哪里去呢？我升腾起来向上飞，也不过几丈高就得下来，在丛草里面飞来飞去，这也就是飞得很可以的了。可是它究竟往哪里去呢？”

——这也就是见识有大有小的区别啊。

所以，有的人他的智慧配作一个官员，行为可作全乡的表率；有的人他的德行适合作一国君主，能力足为全国所钦佩；他们看看自己，大概也和这个相仿佛吧。所以宋荣子就嗤笑这种人。

还有这样的人，全世界人都赞扬他，可是他并不格外奋勉；全世界人都指责他，可是他并不格外恼丧；他判定了自己和外物的区别，辨清了光荣和污辱的界限；他认为这样就算可以了。他对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迫切要求的了。虽然如此，他还不能够独立存在啊。

那列子驾驭着风在天空中游行，轻轻妙妙地很舒服，十五天才返转回来。他对于追求人世间的享受，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迫切要求的了。他虽然免去了走路的劳累，但是还得凭借着风来帮他的忙呢。至于像那乘坐着天地的正道，驱驭着六气的变化，而游行在广漠无穷的境界的人，他又有什么凭藉的呢？

所以说：至人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神人不知道什么是功绩，圣人不知道什么是声名。

尧让天下于许由^①，曰：“日月出矣，而燭火^②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③之！吾自视缺然^④。请致^⑤天下。”